



卷三十六
之三十八

02095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六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敘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一

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尙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歎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

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莫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爲經經之爲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昔周室隋室興亡論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二

昔周室闇弱靜帝幼沖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翦夷之始有輕睨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卽皇帝位於是修明庶政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頰蘇威李德林之屬調馭於內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之徒折衝於外規模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歸於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爲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爲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略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游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

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互
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狼噬元菟之野鷗張扶
餘之境雷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
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斂
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蜂起王薄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
林士宏據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
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自沈湎聲色惟日不
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頸自斫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
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羣雄叱咤之間風駭
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國蕩
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宏農一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
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三

下大物也可以德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德結人心雖煬
帝昏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已
河亶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以禹湯文武之德未斬也
是故采章文物不足爲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爲之固長鎗大
劍不足爲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爲之勇玉帛充牣不足爲之
富其足以賴而長存永治者非德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
徒以力競也悲夫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濂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
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邵堯夫云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
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唯劉長

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爲十河圖之數爲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歷指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槩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爲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爲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四

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華父則又以爲劉取太一圖爲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明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爲八卦書則畫井文於方圈之內絕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

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書相交流似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卽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旣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羣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强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旣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象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爲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五

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唯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爲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啟司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而并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楊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

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質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夢吉力辨其譌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六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櫛二尺中析之一剡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副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窻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櫛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烟蒨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餒餒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水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撲滿說

撲滿貯錢陶器也狀類罌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撲去故名謙因是未嘗不悲石荊州之爲人也荊州俠士劫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鐵如意擊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荊州亦撲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賴其元精噉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渣滓約其支蔓引觚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七吐辭頃刻萬言而之不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鷺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速速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卽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祕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足以爲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

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要於理惟
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吏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
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
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
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元是
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
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
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
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
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
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
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
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
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
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
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
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
王臯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
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
也

調息解

越西有仙華生遯跡林坳槁木其形儲思於元元之城游神
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攫金鼎未固流珠
未明悵鶴駕其已遠曩行雲於紫城於是謁元素先生而叩

之曰吾聞粵之罽秦之盧燕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
師資況以大道之奧百靈之腴琅笈有所祕瓊簡有不書先
生葆乎元則鍊乎眞滋幸啟其隱爲子詔之元素先生曰上
堪下輿二氣與俱漚鬱叱莠鴻綱傑池運行不已誠信以時
日以里計九十萬餘苟僇其素災異紛綈維人之生法乾之
樞肖坤之儀委清受寧發神吐奇晝動夜旋縣延若絲一萬
三千五百有奇執神之麾斡精之義其入則翕其出則噓莽
爾勿驅迅焉弗馳勿抗而崇勿按而庠純乎元潛益如春熙
儻失其養朋慮所移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涉歷渺
瀰斧斤日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元學盍慎所之仙華生
曰息之宜調則旣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元素先生
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紛溶節蓼上摩雲漢者以其根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九

百川之水宛渾膠膠豔東達滄瀛者以其源也息之在人也亦
然離離幽幽如器斯盛旭旭許許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於
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象潛與神符豐
融睟蠻所謂太乙之晶中黃之扁水火之塊坎離之門神靈
之所營太和之所烝皆於是而大凝鄞鄂旣立陰陽闔闢元
嬰載皇與炎襄羊赤蜺如璫玃於元門以九儀爲車以六氣
爲轅策元應而周流後天地而長存不亦侈且騫歟然而神
有弗授人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墮下愚聞之斥以爲非
或流旁蹊忘彼九馗十架七棊八石六芝烹豕煎鉛噉津茹
脂有一於此命其殆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爲仙華
生曰質具陰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
毋乃與造化冥耶元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爲不

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三天地久
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爾西河蒯公汝南爰支九息
青谷二鍊亦須若斯人者皆閱世靈長而不少衰燦火遇風
其消必疾元石沈淵千齡不泐嗇則歸室久視弗忒生不見
夫玉靈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況有至
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
美矣至矣子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庶彙君子之所志澤
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乘政機使陰
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所調又不止一已之
私若是何如元素先生颯然而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
乎旨哉仙華生退於是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諸子辯 并序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十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
姓也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咸
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籙大道也由或籙
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托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
辭而辯之也曷為辯之解惑也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為周文王師封為楚祖者書二十二
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
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
篇已亡信矣其文質其義宏實為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邈篇
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為完書黃氏疑為戰國
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書頗及三
監曲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

何其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爲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爲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爲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爲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爲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爲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爲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爲管子輕重子家又亡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元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十一

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服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旣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裕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之不仁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爲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

也曰齊之申韓執斯之列亦有聞乎曰申韓執斯刻矣而伸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伸亦烏得無罪焉薄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士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爲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明亦豪

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未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元長而晉室亂之言雖明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爲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倣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傳所記若大洞真若靈寶洞元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大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咒法籙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鈺李暹曰姓辛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駙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圭

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妍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妍然三音皆相近故譌耳由是觀之諸說固辯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槩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卽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元覽也所謂上土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畱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卽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卽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

可以明可以包裏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卽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惟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偽以爲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爲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爲名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十四

祕而不出向夕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旣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卽定之所爲也閒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類暇之時無是言也其爲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

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歎曰是譎書也勤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繡益至而正雅典實益藏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僞之者其唐土乎予

猶存疑而未決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爲何說也

鄧析子三卷鄭人鄧析撰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黻爲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養非父弗親非兄弗友而謂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屏勃厲全天札執窳齋詐僞誅之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周公誅管蔡豈誠得已哉非常也變也析之所言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五

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恠說者哉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

鷓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鷓羽爲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十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爲詳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澀而後人又難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三語之外餘無箇長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華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華晉人曰魏人者非也藝文志

不錄子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
又稽莊周所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
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後前後相去三百餘年子華
子何其壽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於
鄒程子蓋齊人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於周後十一
世國并於溫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當爲畿內小國
溫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周襄王舉河內溫原以賜晉文
公溫固晉邑也孰謂西周之程而顧併於河內之溫乎地之
遠邇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後序稱子華子爲鬼谷子師
鬼谷戰國縱橫家也今書絕不似之乃反類道家言又頗勦
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孟軻荀卿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
遷班固等書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六

淵慤明整而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爲偽
書無疑或傳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而此恐出其手
理或然也然其文辭極舂容而議論煥發略無窘澀之態故
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覺其偽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
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
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
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爾其說要爲有據高氏以其書多
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
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萃而成者中載孔
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
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

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爲我之意多疑卽古楊朱書其未
亡者勦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
宏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
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肉
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乎鯢旋之潘
合作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溢水之潘爲淵沃
肥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
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
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雖窮難
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
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平厥昭生平濕醯雞生平酒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七

羊奚比平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迴不息說乎人胥知
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爲樂說
乎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
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
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
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爲至論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
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爲二卷與唐志合視
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
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諱篤若萬卉之含澤
也傳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

免過勉人之辭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語有詳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謂之亦何可哉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庶幾也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近新昌王燾哀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爲此書不知者直謂爲偃所自著蓋非也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爲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弔湘賦而雜以漢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家謂之連山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六徐刻八編

大

之歸藏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古無是書唐李筌特出之以爲黃帝所作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而文以奇澀之辭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註皆鑿空扇虛以惑世尤使人驚愕不止是果何爲者哉子讀言子之書於是平有感

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瑩以仁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慎子一卷慎到撰到趙人見於史記列傳中與館閣書目乃

曰劉陽人劉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也誤也漢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民雜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皆純簡明易類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莊周荀卿稱之一則曰慎到二則曰慎到雖其術不同亦有以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內篇七外篇十五雜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充

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下上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會不滿其一哂蓋彷彿所謂古之狂者惜其與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指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曰見軻其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數敗卒踣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鳴道集說以孔孟老莊同稱爲聖人則其沈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說之惑人也深矣夫盜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勦

入晁氏謂孔子沒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孔未沒之先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辨七篇號曰經中卷尙賢三篇下卷尙同三篇皆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比今書則又亡多矣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子嘗愛其聖王作爲宮室便於主不以爲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而闢之何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三

曰本二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元微子鬼谷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或云玉訓訓一者妄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又受轉圓肚篋及本經持樞中經三篇轉圓肚篋今亡梁陶宏景注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大抵其書皆捭闔鉤箝揣摩之術其曰與人言之道或撥動之令有言以去其同或閉藏之使自言以示其異捭闔也旣內感之而得其情卽外持之使不得移鉤箝也量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動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獨謂其得於易之闔闢翁

張之外不亦過許矣哉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憂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頤等言亦恆語爾初非有甚高論也嗚呼曷不觀之儀秦乎儀秦用其術而最售者其後竟何如也高愛之慕之則吾有以識高矣

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藝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爲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筆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記闔閭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其數與此正合漢志出史記後牧之言要非是武齊人吳闔閭用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未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予獨不敢謂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三

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或曰風后握奇經實行兵之要其說實合乎伏羲氏之卦畫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諸葛亮得之以爲八陣李靖得之以爲六花陣而武爲一代論兵之雄顧不及之何也曰兵勢篇不云乎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斯固風后之遺說也會謂其不及之可乎嗚呼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一趨於權術變詐流毒至於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禍首歟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尋至於戰國慘矣往

往以智術詐譎馳騁於利害之場無所不用其至若無士矣
起於斯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
之以禮勵之以義論天下戰國則曰五勝者禍四勝者獎三
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論
爲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
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
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較之孫武則起幾
於正武一乎奇其優劣判矣或者謂起爲武之亞抑亦未之
思歟然則殺妻求將鬻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繚子五卷不知何人書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
知之或曰齊人也未知孰是其書二十四篇較之漢志雜家
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二十一

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
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
冥天下皆驚出是觀之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及究其所以
爲用則曰兵不攻無過之賊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
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
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
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嗚呼又何其仁哉
戰國談兵者有言及此君子蓋不可不與也宋元豐中是書
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略呂望六韜李衛公
問對頒行武學號爲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兵法本古者
司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說疑亦非僞若三略六韜問對
之類則固後人依倣而托之者也而雜然渾稱無別其或當

時有司之失歟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申韓蓋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餘歲是非學於龍者也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而序其黃初末到京師亦與史不合嗚呼素問以爲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營不醫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於周之呂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爾雅以爲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予嘗驗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六徐刻入編二十三古書真偽每以是求之思過乎矣又況文辭氣魄之古今絕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托者也嗚呼豈獨序哉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封於商故以名書漢志二十九篇陳氏謂二十八篇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強後卒以反諫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爲先務墾草之令農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貴學問以愚民不令豪傑務學詩書其毒流至羸政遂大焚詩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鞅實啟之非特李斯過也議者不是之察尙摘其商農無得糴糶貴酒肉重租之語以爲疵病是猶舍人殺奪之罪而問其不冠以見人果何可哉

公孫龍子三卷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客也能辨說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予嘗取而讀之白馬非馬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解後屢閱之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鸞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實愈不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苟欲名實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卿名況漢志避宣帝諱作孫卿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者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卿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列於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二十四

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鄉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二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何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倖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其論殊精絕然況之爲人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於孔氏由其

不見道故極言性惡及譏訕子思孟軻不少置學者其亦務知道哉李斯雖師卿於卿之學懵乎未之有聞先儒遂以爲病指卿爲剛愎不遜自許太過之人則失之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于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譖於秦王下吏使自殺非慘激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茂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爲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乃天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謂人君藏術胸中以倡衆端而潛御羣臣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二十五

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爲詳其辭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絕書夫爲秦漢間人所作無疑考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進金擲鼉膽千里馬肝截美人手聽琴姬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夫丹不量力而輕撩虎須荆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致身滅國破爲天下萬世笑其事本不足議獨其書序事有法而文彩爛然亦學文者之所不廢

哉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鮒該覽六藝秦并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爲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

老於陳而著是青年五十七卒則固非漢人矣又稱一名盤
孟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謂夏帝
時人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孔甲
姓名偶同又決非著盤孟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
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
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爲之註雖然
此偽書也僞之者其宋咸歟王士元僞作亢桑子而又自爲
之注抑此類歟近世之爲僞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
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
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
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
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兼之氣質萎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二十六

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僞妄昭然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
法不雜怪奇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
然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
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七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
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
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
傲真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祀
論詮言邱略說山說林入閒務修秦族等訓連卷末要略其
二十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
有外書三十三篇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
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於一人之

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言而乖事實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戎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犀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辯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十二記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聚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楊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錄在卷後景祐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謂始於唐仲友非也自秦焚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二十七

書之後孔子之學不絕如綫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楊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爲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羣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爲哉雄擬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元以擬易所謂首衝錯測攤坐數文挽圖苦之類皆足以使人怪駭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辭愈似而愈不似也嗚呼雄不足責也光以二代偉人乃膠固雄學復述潛虛以擬元抑又何說哉余因爲之長歎雄之事經考亭朱子論定者則未遑及也

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

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爲藥而服之卽令人壽與天地相
畢乘雲駕龍上下大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
召鬼神之事皆誕蕩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
上中下篇其言修煉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戾不識何也洪
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
之葛仙公元元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
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也洪博聞深洽江左
絕倫爲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而曲證必達已意乃
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劉勰
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可徵不疑第卷
數不同爲少異爾袁孝政謂劉書孔昭傷已不遇遭天下陵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徐刻八編

二十八

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非也孝政以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
劉歆劉勰劉孝標所爲黃氏遂謂孝政所托亦非也其書本
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絕無甚高論未論九家之
學跡異歸同尤爲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
鸞亦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
乎允倉子同三復其言爲之出涕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諡因
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
姓名此書乃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
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爲
中說以行教於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爲近其言若此果無是
人乎書果逸之僞作乎一云邇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

稱其有穢行爲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爲世法
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待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
二溫王陳輩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隋
大業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作王華卿墓
志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爲房杜諸公
要不可謂非碩士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峙之所爲牽合傳
會反不足取信於人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
九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不及聞而書有泣
然而興之言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
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書謂問禮於關子朗此
最爲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黃老
荀雜申商唯通爲近正讀者未可以此而輕訾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二十九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爲之序承禎字子
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豈天隱
子卽承禎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元貞子兩見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予所藏者外篇三
卷爾計必有內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撰韋諱作內解
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
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
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旣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
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其書多偏曲之論無足采所可采者
其隱操亦卓卓云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云崇遠唐人或云五代人仕至大
理司直其爲人莫可考其爲書錄唐大中後事蓋駁乎不足

議也昔劉向採傳記百家之言撮其正詞美義可爲勸戒者以類相從爲說苑新序二書最爲近古識者猶病其徇物者多自爲者少況崇遠乎哉金華子崇遠所自號蓋有慕皇初平云

齊邱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其悉世傳爲僞唐宋齊邱子高作張來題其後遂云齊邱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書之作非齊邱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邱竊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邱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三十一

見於黃老所謂道德者也

聲隅子二卷蜀人黃晞撰晞宋仁宗時人著獻歛瑣微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效揚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謝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黃氏閒采其語謂二氏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晞獨知辭賦戾乎治具聲偶甚乎倡儻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真豪傑士哉真豪傑士哉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

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損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懇誠可上繼孟氏非餘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傅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爲詭誕而云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叔子書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有序不著氏名東陽厲髯翁云相傳爲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三十一

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說附焉辭極峻古雖閒有稍離真者亦不遠矣覽者尙慎擇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壤地與睦境接居民震驚多扶挈耄倪走傍縣子亦遣妻孥入勾無山獨畱未行日坐環堵中塊然無所爲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辯數十通九家者流頗具有焉孔子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者欲讀者有所歸宿也其中疏剔無排亦竊自謂有一髮之見第以家當屢徙之餘書無片牘可以稽質不能必其無矛盾也夏六月壬午僅克脫橐越三日乙酉而浦陽平矣余遂竭蹶趨勾無驚悸稍定俾仲子璵錄之如右嗚呼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甚於衰周之世言

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嗚呼邪說之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鋒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賤不得信其所欲爲之志旣各爲之辨復識其私於卷末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秋七月丁酉朔記

續志林小引

志以林名者何言多也所謂林者豫章鼠梓檉桂楫榎之屬皆在焉通曰林而不別言之何明所志之不一也所志不一其言續者何昔之君子嘗掇以名書續之所以繼也繼則繼矣其不同者何一以資多識一以牖民衷所以異也文垂世行遠者彬彬然諧彪彪然炳斯可矣子直而不婉奈何天文之昭也地文之著也人文之烜也我則不敢知今之所書其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三十一

事核其辭質其理足爲天下勸如斯而已矣吾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職也故國無小大皆有之子職非史也其職而僭之何史官失職久矣國乎史曷若家乎史國私而家公也使天下之人家得史之人庶乎知法戒也奚僭爲然則子所書皆善也勸矣如懲何善惡備書史也舍惡錄善志也善者勸惡者懲矣曷爲而不可也斯志也其言或不能盡微者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信其信疑其疑可也

非非子懸解篇引

非非子廬於仙華山下幼不嗜書讀魯論未終篇棄去尋學鍊金碧九還寶丹斲丹房如方榻中僅容坐而述古仙人辭於四周澄坐其閒身如槁木不動或睡睫不能禁輒下榻僵立達旦如斯者七歲凡堪輿氣化之原事物盈虧之數神鬼

幽顯之祕似不能越其範圍又久之若有物鯁其中芒角森然膠刺肺腑必吐去乃暢於是濡毫著書煜然成文老生宿儒或有所未及而其藻思之奮發若山下出泉涓涓而不斷若獨繭之抽愈出而愈不窮既成書自號之曰非非子縣解云金華宋濂讀而疑之曰子自稱爲非非孰非之耶以爲人之非子耶則子爲非而人爲是以爲子之非人耶則子爲是而人爲非非者固非而非之者不尤非非耶是故有是則有非無非則無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其是是是其非非是者固二而非非者果能一耶辟諸髹几焉人以其文墨墨也而不知其質皦皦也皦皦者謂之白如其墨墨者何墨墨者謂之黑如其皦皦者何惟黑惟白惟白惟黑惟白而黑黑非白乎惟黑而白白非黑乎亡白白則黑黑有有黑黑則白白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三三

白無欲白白而黑黑寧黑白而白黑也雖然此猶以迹言也吾本爲白而黑何加焉吾本無黑而白何形焉是謂白黑忘矣白黑忘而有亡齊矣有無齊而是非泯矣是非泯而非非者絕矣非非者絕則天與人疑而合矣此之謂葆純此之謂熙神此之謂物冥若是何如非非子笑曰始吾學道物我而我物也繼而唯我我在今則吾喪我矣我且不我又何有非非者乎子言良信也濂亦莞爾一笑爲繫其說於篇端非非子鄭姓源名葵浦陽人生貴人家能堅厲入道大夫士服其操行奇勁云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文句引

實際理地不染一塵固在於心明萬事門中不離一法必資於言解此古今之通義也昔我三界大師從兜率天化成佛

象冠日之精降神於維羅衛國苦行於伽闍山中得無上道
成最正覺蓋憫大地衆生不知真性染纏使以成有漏逐色
聲以陷諸妄汨沒死生弗能解脫於是坐實蓮華師子之坐
演說無上甚深妙法開頓漸之正門垂權實之祕教其第四
時廣宣諸般若經而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
所說顯之以五蘊以總其綱申之以十二處以覈其變廣之
以十八界以極其趣小無不該大無不統誠所謂冥衢之燈
燭業海之方舟也撮其樞要惟實心經是經凡三譯今世所
傳二百五十八言者乃貞觀閒三藏法師元奘所翻攝須彌
於一毫芒斂溟渤於一涓滴其神功浩浩乎不可思議是以
歷代寶之如摩尼珠爲之注釋凡百十家溺教文者曲引傍
喻自相疑難其失也蕪尊禪義者逐字爲訓辭荒意幻其失

也鄙務高深者獨研大旨盡去微文其失也簡安淺陋者不
知次序前後失倫其失也雜殊不知了空法塵事依佛智皆
不出於是經雖法華十萬餘言華嚴四天下微塵數品廣略
固殊旨義無二奈何以至精至微之典而以小德小智之見
輕測眞乘妄談般若也哉如濂不敏粵自壯齡頗閱三藏諸
文於是不量蕪陋爲之訓解蕪者剔之鄙者推之略者補之
雜者一之裁成文句一卷總數千言宿學之士其亦何事於
斯庶以便初機者爾或者則曰三千性相盡屬空名一實境
界諸念不立何爲執滯於教體之間哉是不然渡巨河者必
用筏以濟見明月者須假指其標若欲廢法觀空因空顯性
何異采蘋於山陬而求魚於木末也不亦慎乎雖然靈光獨
耀迴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苟徒隨語生解其去一眞

薄伽梵地蓋益遠矣忘白馬之舊馱焚青龍之新鈔必有益
世人豪者興濂日望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三五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六終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七

燕書四十首

元黃之間事變無垠辯士設喻以風以陳質在舊開今新
作燕書四十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敖蚡
冒至於武文威稜氣燄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
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耄矣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
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盍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
也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
雖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舅犯守郢先軫保鄖叔勝禦
雲中荀偃拒直轅誰敢侮予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一

賦久若綏之以仁馭之以寬繩之以禮則封內之民德君以
死守矣雖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
子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鄰分昭于上勢定于下上下有
序疇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
司馬成聘於齊魯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
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
分爲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
則也失則凶矣

燕與齊方睦齊人以燕不虞其入也將侵之武安君聞之走
告燕文公曰齊將不利於我公宜謀之文公曰寡人所謂晉
楚大國爾齊何能爲哉武安曰不然也臣嘗至豚澤豚澤之
人養蜀雞有文而赤翁有羣鷄周周鳴忽晨風過其上雞遽

翼諸鷄晨風不得捕去已而有烏來與鷄同啄雞視之兄弟也與之下上甚馴烏忽銜其鷄飛去雞仰視悵然似悔爲其所賣也夫巫峽之險不能覆舟而覆於平流羊腸之曲不能仆車而仆於劇驂此無他福生於所畏禍起於所忽也文公曰子誠過慮哉不聽未幾齊果攻燕取十城君子曰蜂蠆且有毒況上國乎燕人爲不知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邱山中若蘊若粘若魄旄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摩衆徒操劊劊斲之運繩尺劇之閣閣然橐橐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也膚理不密瀦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爲秩爲根且不可況爲負任器耶工師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二

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爲程文褐以薦址畫藻以奠井堅堊以厚墉陶甃以飾黝臣竊以爲盡善矣惟東阿之楹缺以一樗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鞏者在宗廟承宗廟者在桴藉桴惟楹耳一楹蠹則傾隳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旣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雍巫焉成內食之姦者有繇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寢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霸業底定書曰從諫勿拂桓公有焉易曰

納約自牖工師翰近之矣

楚莊躡過商邱之墟聞司鴻氏之妻嬰美而豔殺司鴻氏攘之未幾又將室衛人之白閭白閭宜衛人不從引錐自刺左右奪錐免躡怒欲梟衛人白閭曰衛人厚我若此勿以妾故傷衛人也泣而往白閭得幸久竟忘衛人恩已請曰衛人女弟營容顏姱婁肌膚若琢玉善爲陽阿七盤之舞翩翻如龍旋見者欲死君強委禽焉可妻也躡從之營至躡絕憐愛營終不自憚嬰則日媚躡作狐狗態躡或一破顏輒出驕人曰主君贈我以笑矣主君面目有光唇如繳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其美丈夫哉悔相從不夙也雖然今幸得侍巾櫛者殆天畀我寵乎言已手足皆亂無主白閭尤善媚其驕人比嬰有過無不及焉已而躡專營白閭甚恚往詬營曰而溷菟耳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入編

三

遽忘德吾乎不然吾專我主君也嬰繼詈尤力營起避之白閭與嬰逐噪不已營問嬰曰而昔有良人乎無也曰有曰今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主君也曰然則主君而讎也而弗能報反爭一旦之寵不亦偵乎嬰不能答白閭遽曰妾夫子固在也營曰而夫子固在而心儻未死曾記泣別時言乎白閭抱營大慟營與嬰亦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出南海中殺人肝爲脯妻其女婦事與莊躡正同南海之人無縛之者反北面事之爭權而矜寵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哉

頓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樂之剝桐而髹鉅焉畫爲龍文日習焉其音鬱紆而迴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元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

三足能聞角鳴意人將醢已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
眞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眞龍之鳴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
宛渾不能休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
子所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僞也今
子又以能爲龍益僞矣舍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
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眞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率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
族懸劔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歎曰
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
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劔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
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
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四

悼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
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
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邗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始都
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耶子俞彌曰文王
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
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
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艷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臺之
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
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
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
原如泉湧熊不能禁剝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
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

事類耶公鬢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劔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復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然哉

蔡人有列宗子泓性好潔惡人口過人與語遙答之且答且睡人進寸則退尺以避沐浴必十更湯收溼不以巾遡風乾之掘坎爲區而軒其上下疏河水隨恩隨流欲行人道汲井泉前後濯大雪不廢妻因病寒死然好嗅女婦足統足統若行騰纏三周而覆湧泉善垢或解之其臭逆鼻人不噦卽吐子泓獨樂之驕人曰是何鬱金之腴也婆律之潤也椒蘭之郁也寘諸袖中飯不甘嗅之神度弗爽嗅之怒不舒懣不釋也又從而嗅之瀕死召其子曰吾死矣粲盛薌合不爾求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五

嘉薦普淖弗汝覲也能時致足統於樞前孝莫大焉蔡大夫聞而笑之君子曰古語有之大潔者必有大汚其子泓之謂乎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密箴緣之以畫純佩之以褻熨之以榆火擇形笥承之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闔廬以蔽風雨者非君賜與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播于疇婦饁于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與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爲無禮於德爲讐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爲玉體之共謹再拜以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無衣宜于寡人乎是給今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盍更諸於

是以錦爲衣繡以五色龍章璽以朱絲襪以華黼有文爛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蒿萊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夫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緣文以顯義義謂之范君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是供非合顯之意謹更之惟君圖焉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一裘乎禮若可受絕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汚于執事願以仁義爲衣道德爲領忠信爲紳廉知爲緣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魯之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懇愿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六

有依魯君應之若黃鐘大呂弦歌于揚洋洋乎相宣洽洽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腹擊至趙趙苦成常與之出遊指河山曰眡眡乎有截也指民物曰芟芟乎衆多也指兵府曰矛戟犀利也指內藏曰玉帛充切也大夫上國也寧有匹於是乎腹擊曰敝邑索甚安能及此然有一說焉爲君陳之可乎曰可曰南海之濱有昭支盃者居蛟汭之邱汭不產牛有繩犗來者大如葵其角爾爾粟爾昭支盃怖曰是何物也其友伯昏氏告曰此謂犗牛易稱童牛之牯是也昭支盃曰吾見貌牛者形咫尺耳其大有若斯乎懇其人購以歸驕其比鄰矜其輿阜自以爲無敵也他日甯宣子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爲大也高涼之山有牛

曰獲其有黃其尾元其色類乎捲其肉重三百餘觔子盍致之昭支盥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爲無敵也他日爰子廬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爲大也空賓之林有牛曰旄赤鬣垂髀紺鬣蔽膝體長而多力其肉重六百觔子盍致之昭支盥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爲無敵也他日倨無膝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爲大也巴峽之中有牛曰摩其毛拳然其睛熒然其角鬻然其肉重一千觔子盍致之昭支盥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爲無敵也他日梁都之舟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爲大也合浦之間有牛曰犂項肉上葵龍胡下綏迅行如飛其肉重三千觔子盍致之昭支盥復往購以歸且詭人曰如此尚有可敵者耶岸舞焉悅囂囂然自溢也他日公孫伯光過之昭支盥出牛儺之公孫伯光曰是猶未足爲大也岷峨之谷有牛曰犂鑊盪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七

以爲頂鵠象以爲跟雕璧以爲背填脂以爲尻其肉重七千觔子盍致之昭支盥惑曰有是哉雖然且將驗之迫至果如伯光言因歎曰使人不我告我終矜犢牛大於天下牛也趙之河山民物府藏較之胡海固爲大國也比之齊晉則不及矣齊晉比趙固爲大國也較之秦楚則雄強不如之矣君勿自足自足則驕驕則輕輕則殘民以逞國欲治得乎苦成常吾本強不能對君子曰人自狹者其不可哉

齊景公懲奢而好儉諸大夫復曰浸乎淫靡然懼景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羸馬樸車以從衣惡甚冠纓殆欲絕也齊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羣臣曰寡人使子囊帶賜爾錦衣二襲及鞞琫容刀各一以爲身章而等毋過儉也皆對曰臣等藉君威靈得從大夫之後食雖弗鑿不我餒也衣雖弗華

未嘗列也願君久有此土俾萬子孫食君之儉傳曰儉德之
共也共則一和儉則從康從康則豫一和則輯唯君圖之景
公悅一日出游會諸大夫饗于鹿門入而觀焉其車則澤而
煥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豐明精腴也景公以
其給已大怒曰叱嗟而吾臣也敢爾乎盡收而戮之君子曰
書云作偽心勞日拙其齊大夫之謂乎

秦昭王卽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
人遇士不爲不至矣先饑而饋之未凍而裘之寡人何負於
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繫維之耶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耶
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
孫非重廩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
餌而粟之詔而馴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八

山汲命作兜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跟蹠而起夫王孫類夫人
者猶可也至於魍魎則嗜人之物仰首則百獸讙掉尾則林
木震嘯咆則陰森四發非惟不可近矧敢狎獵人羶而縛之
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項或翻出踏下無所不
至魍魎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
之擾而柔之搏土爲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
其爲鬼則冒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跟偃仆如畫至於人獸神
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
於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眩人以彘肢誘而致之集於乾壺
元與黃異貯序而致之布髹凡於庭置三壺其上振鼓三初
則元黃皆出再則各成列奮首搖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
辨聞鉦聲各退入壺不亂夫王孫魍魎獸也伯趙禽也蚍蜉

蟲也皆口不能言冥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莫心志寧嗜
欲故也況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
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逆蹇叔於宋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霸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
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遊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
劔鳥乃麇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澀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
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況他人乎王若以誠
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
善鄰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孰
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
毀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頃公欲賦民一邱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袁婁宰泣曰敝邑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九

之賦急矣四邱一乘尚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寧死爾不忍死
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幸至見公頓首
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得無罪立國養民古
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脰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旣棄
民汝反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
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
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懇諫
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歟

韓帥師伐魏入舞陽魏人避之韓將公仲曰夫魏易搖之國
也今弗鬪葢弱我矣再帥師進必下一二城公叔曰不然魏
國雖小許鄢在其南西河絡其北長城界其西淮潁出其東
是所謂險阻國也今無故我弱葢有伏甲焉譬猶越人穿鼠

鼠好夜竊粟越人實粟於盎恣鼠齧不顧鼠呼羣類入焉必
飫而後反越人乃易粟以水浮糠覆水上而鼠不知也逮夜
復呼羣次第又咸溺死魏以舞陽餌我是置粟於盎也無乃
不可乎弗聽未幾伏甲四起韓師殲焉公仲僅以身免君子
曰公叔可謂智士哉所謂智者察見隱微無所遁其情爾魏
人無故而棄舞陽豈力弱哉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其魏人之
謂矣

晉欒氏世爲晉卿以財名至欒雱益務侈靡狗馬聲色無不
好藉之舉火者百家無規之者媚惑惟恐不亟求蔡西旅訪
神馬渥洼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吹竹彈絲爲長
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北邙之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
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沓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蓋藏皆空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十

爲樂不厭雱覺召所嬖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
給之曰魚雁滿藪澤羊牛溢郊坳金帛珠玉充積庫藏何謂
單乎雱復悅雱妻蓼媛罵曰螻蚋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
也嗜其血管日夜不止人因病厲死人死卽螻蚋亦槁矣爾
曹藉吾家舉火且且蠱而伐之我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
蓼言以計去之雙亂益甚雱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爲句君子
曰山之陽有桑羣蟲穴之晝夜齧弗止桑藩液乾而悴蟲亦
無生者蟲其欒氏之客歟使戒蓼言亦何至於句哀哉

楚有鬬子般者貌肅而言莊言則必稱先王國人皆以爲修
潔人也一日飲蕞啟疆家而沈尹壽師祁犁與焉師祁犁與
沈尹壽語語近褻鬬子般怒曰若華陷女蠱若渠略出入穢
壞雖鬼見亦唾也尚敢颺言俎豆聞乎衆皆色沮言未既有

豔姬過門鬪子般起更衣忽見夫握刀趨甚疾衆隨之觀則所追者正鬪子般也初鬪子般通於姬姬知飲蕩啟疆家過而目招之鬪子般將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沈尹壽拊膺歎曰天下寧復有是耶天下寧復有是耶蕩啟疆尤之曰子何見之晚也昔紀侯好狙使狙師教焉狙師脫土肖人貌飾之冠九山之冠衣結霞之衣躡文鸞之履升降周旋人也拜立坐跪人也狙師度可用進紀侯紀侯觀之樂舉觴觴焉狙飲已竟跳擲裂冠裳遁去蓋狙假人貌飾形也其心狙也因物則遷爾子何怪鬪子般哉今之世假稱先王以文姦言者衣袂相屬也子何怪鬪子般哉君子曰天之高也日月之昭也星辰之遠也涉天之家咸得測焉獨人心之變堯舜有難知者觀鬪子般之事可爲寒心矣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十一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羣蠻中貿遷諸寶若毒冒頤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光煜煜然遇東風覆舟附斷桅浮沈久之幸薄岸被溼行彝陰山中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壓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嵌竇絕氣庶遺齒不爲烏鳶飯未入猩猩自竇中出反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電焚委萎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餒甘之竇右有小洞棲新毳厚尺餘甚溫讓西王須猩猩獨臥於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嗔呶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艸小舟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猩猩血可染罽經百年不薦是獸也脂刺之可得斗許蓋升岸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爲囊石加頸沈之江君子曰負恩背

義人弗戮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王釅生與三烏叢臣朋玉釅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立朝勢人之門足毋陟也三烏叢臣曰此余切齒腐心者蓋誓諸玉釅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利毋誅有位毋附厥儉王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殛之居亡何共仕於晉玉釅生復申前誓三烏叢臣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既悔復恐玉釅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卽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玉釅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任遽變其初志何耶利害戰於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宋文憲公全集卷三七

徐刻八編

士

君子養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歎其有感哉

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孤秦秦惠王患之使犀首期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使使臣說齊魏之君曰臣之東鄰有長瀦君其妻終葵夫人妒虐其侍姬長瀦君苦之長瀦君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瀦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遣其妻載饔餼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於婦者能樂其夫子爾長瀦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今因帷薄之故以傷其心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子致辱玉趾賁于茲敝廬有命敢不敬從然竊有辭焉長瀦君實耄子且幼未能勝灑掃所恃以無恐者長瀦君存耳苟一旦溢先朝露吾屬將操觚勺於道路長瀦君精神幾何寶之愛之惟妾爾侍姬惟欲是從長瀦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耶肉

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妾雖愚寧復計帷薄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逐其如夫人者今六國合從將以擯秦秦遣衡人一詠從約頓解而惟秦之令是從不亦難哉且說士之口是非紛亂唯其所命皆傳理善惑大王不可不察也齊魏之君皆曰善於是遣使至諸國從約復成君子曰七國之君甚矣無識也隨辨士之舌以爲東西辨士升國勢降矣故當時謂無士爲無國傳曰眩白爲黑倒上爲下其士之謂歟

醜夷子謂魏力叔牟曰越山之中多蒙頰蠻父而牛尾狸亦產焉狸骨與肉間錯味旨甚當林實秋肥狸日飮之其毛澤澤狸自料爲人所忌穴山爲宮樹石爲柵聚籜爲墟晝伏夜動無隙可尋老獵師嗾犬蹤跡之毀柵壞墟而煙其宮狸不能煙也閉目冒火出犬隨斃之力叔牟曰狸何罪哉醜夷子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徐刻八編 三

曰狸何罪哉利其肉之膻也高國氏以富見禍人以爲無辜殊不知從已召也高國氏亦牛尾狸哉君子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

楚放宜咎者善爲鷓學未三月皆馴縱之揚則揚呼之降則降指鷓鶩鳧使擊則擊無不如志西鄰有終利之伊爭能宜咎欲學之求鷓於太陰山使調駕奴囚之七月有鷓過焉命鷓搏之鷓驚墜鷓亦墜對立粘枝上招之矯矯然逝矣餘者瘦死過半終利之伊甚慚往餽宜咎曰子何術而使鷓馴也宜咎曰吾亦何術哉予初得之也冠之以籠胃束之以條籬嚴之以鼓鞞承之以韞帑振之以鑿和使其目無邪視神無外馳時其飢也和水肉以炙之廉其饜也啣羽毛以洩之於是其天者全不知有人人亦鷓比故命擊則擊命止則

止今子畜之以人不以禽乖戾其性情動搖其筋骸逆亂其血營紊傷其羽翮不適其飢飽神旣不完天者皆喪矣又烏能如人志哉唯恐其不縱也縱則揚去爾吾亦何術哉所用與子異爾終利之伊再拜曰吾因問調鷁而得馭將之術也君子曰豈惟馭將哉治民亦猶是爾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子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於陽州齊侯唁公子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徼福周公之廟奈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聲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齊晉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齒

曰魯棄周禮惟強弱是視常齊肇伯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鮮不與聞晉文率諸侯會於溫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萆路籃縷之邦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卽世魯公雖與二三丈夫辱臨楚郊實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旗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修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違威以上人人孰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受姓定封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或明德之弗崇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

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治和民
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惟荼毒若入火無所避之棄
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
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君是謂悖
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若以師宿於魯境東諸侯告于天王
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
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爲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
地是圖或爲執事差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
萬與君周旋於龜蒙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
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自救且不及况能餒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
以臣伐君非一朝夕今楚之霸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七

諸侯震疊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爲國
密邇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餘威以
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忿將爲楚患是無故勤諸侯也如
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厥糗糧觸冒風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
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聞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
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麗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
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
乃力遏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惓惓以威遠爲言
二者胥失也楚之爲楚其不競也宜哉

宋襄公繼霸將與楚子會于孟以乘車往而不設兵備通國
人皆憂之莫敢言昆吾之史曰君安則臣寧君設有難宋社
且不血食吾屬將焉寘諸請昧死言焉俟宋襄公出歌而遏

之曰有虓者貌其毛栩栩冠弁而捐吾不知死所密密者陸
鱗鱗者予侏侏者夫始可貌與居貌乎貌乎良足畏乎君何
之乎襄公怪之召而問焉昆吾之史對曰聞君將與楚子會
有諸曰然曰聞君武備弗之戒有諸曰然曰禮務從時政在
體要佩玉鏘鏘不可蕪於山荷戈與祲不可酬於廟其理然
也今楚人貌而冠者也君欲以文德合之其術迂矣君之蒞
政動法文王使文王遇魏亦使勇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與
之揖也襄公曰人皆相率約君以禮子奈何欲興戎乎壇坫
之間玉帛交錯而使甲士廁之人其謂我何不聽往與楚子
會楚子以兵車至執襄公君子曰宋襄公爲萬世笑者以膠
柱而鼓瑟也膠柱而鼓瑟且不可況往會強國而不知變乎
鄭人有愛惜魚者計無從得魚或油或泔或設餌之列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六

盆庭中且實水焉得魚卽生之魚新脫罔罟之苦憊甚浮白
而噏喁踰且鬣尾始搖鄭人掬而觀之曰鱗得無傷乎未幾
糝麪而食復掬而觀之曰腹將不厭乎人曰魚以江爲命今
處以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曰我愛魚我愛魚魚不腐者寡
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以死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君
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也哉
楚萬咸語不更先生曰鮑之在田也彈丸欲擊盧犬欲磔山
狸欲咬鼯苦之其黠者乃往依稷焉稷社之配也世謂之稷
鼠人不敢圖意而之野巢也烏鳶啄其殼鵝鳩殘其軀伯趙
奪其室亦不能一朝居意而近人而家於宮則舒然安矣夫
物尚有知人或失所依何耶不更先生曰若是余將焉依萬
咸曰仁義汝稷也禮樂汝宮也人依乎仁義禮樂其孰曰不

然不更先生冷然而悟君子曰人之智豈不物若哉物之專人則擾而離也詩云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鷯非平林固不集也人孰不智哉

楚其王有照乘之珠愛之甚函以金檢命左右負以隨時出翫之遊於雲夢之澤失焉其王不悅下令國中曰有獲吾珠者予以萬家之邑楚國臣無小大咸索珠簡茅洵土闔闔者三月竟不得更數年繁陽之子牧犢於澤有氣青榮起菅中視之珠也犢以獻其王不食言乃賜之邑君子曰仲尼既沒珠之失三千年矣求者非一世一人而弗獲之一旦乃入牧犢者之手可以人賤忽其珠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爲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七

遣使致聘以修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社闕文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其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緩之如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台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爲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爲民立民亦重矣哉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假於奔水氏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西楹

聞奔水氏命債者設筵薦脯醢觴胸脯起執爵啐酒且醉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脯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崇虐焰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谿見鱗必棄履而走官火已焰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債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僿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故何爲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元情弗怡豔色媼從古然也中山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北子琴之爲人乎子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六

琴慎妃耦十年不遂恆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癢如叢珠且黑而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箏彈坎篥三年精其技又善爲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琴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元姬朝筑焉莫坎篥焉嬖之甚子琴稍出游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多一目云其友宛爰都憐之爲致趙女光豔皦皦照人世謂閭須白台不能似之子琴遂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元姬所謂元姬其君之智人歟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妍媸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旣汙以佞爲賢以正直爲儉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宋大心鈞與公玉乘無庸伯仇同居於乘邱大心鈞學內聖

外王之道淫淫而洽於心公玉乘疋之曰子之道古也不宜於今是翬黃檮鼠也千不得一焉乃舍去學假仁定霸之術三年而足之無庸伯仇又尤之曰子病大心鉤善矣子道亦未爲得是使韓盧捕鼠百而一中焉子所業則異於是公玉乘曰何術也曰掉闔之術也儀秦之舌申韓之法軫到之略也放之一邑則一邑服放之一國則一國準放之天下則天下從是使蒙貴襲鼠也十不失一焉大心鉤公玉乘疑之相與說於秦王大心鉤進曰王道如春煦樞兆民無跡可窺均囿至仁王假臣以三十年鴻化覃於邇遐矣王曰子之言美矣惟黃虞能致之爾寡人不能伺也曰公玉乘言公玉乘進曰揣摩地勢明王之制義融於人已蝕其利王假臣以十年霸業可定矣王曰子之言良矣惟桓文能行之爾寡人不能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九

學也無庸伯仇見二人所對不合於是待王見問目如明星風雷隱隱起舌間利害粲如也言已且繼曰願王假臣五月之久四海諸侯皆懼膝行而來朝矣王大悅曰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卽命爲上大夫與聞國政公玉乘去之齊不遇又之宋之衛無客之者晉人聞而召之亦爲大夫大心鉤轍環諸侯皆不售老死垂邱一如無庸伯仇之言君子曰羽籥干戚之舞不可施鄭衛之邦亦猶子女優雜之戲不可陳齊魯之俗大心鉤欲行先王之道於春秋之世難矣哉

晉定公好以位驕人揚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王鮪焉不知其大多少赤幟曳曳見龕楮間則其鬣也王鮪出入海中鼓浪歎沫腥風蓋條條然云逢鮪解經經必吞日以十千計不能壓出游黑水洋海舶聚洋中者萬王鮪一噴皆沒不見

其從雄行海間孰敢向問之者沂潮上羅刹江湖退膠焉臺若長陵江濱之人以爲眞陵也涉之當足處或戰大駭斫甲而視王鮪肌之乃架棧而鬻割之載數百艘烏鳶蔽體羣啄之各飮夫王鮪之在海也其勢爲何如一失其勢欲爲小龜且不可得位其可恃乎哉定公曰寡人已知之矣子姑就舍君子曰德稱其位者恆下人反是則驕是何也德則虛不德則盈虛則能容盈則覆理也傳曰君子以虛受人又曰日中則昃不可信夫

齊侯再伐山戎賓胥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與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銘利旛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旣廩充物餽饌弗絕無仰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三

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鄆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蕞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旣伐之矣奈何再乎爲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宥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爲民人耶衣冠劍舄充斥君之境上何愛醜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爲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攘楚矣何假乎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齒擧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賓胥無曰熊羆豺虎並家於山蛟鼉魚鼈並穴於淵九舜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修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伐之則叛去力不勝

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若狂易者以足衣爲巾以冠纓苴履以食豆而羹簞百物靡不反者衛君深憂之親枉駕文子之閭問曰先生病耶曰臣非敢病也曰先生非病何反悖若是耶曰臣非敢反悖也效尤也曰何謂效尤曰今國中法度不定上下無章驍暴者字民辱夫操弓矢出鬪是簞受美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輿臺是履苴冠纓也髡鉗之倫升於上士是巾足衣也舉國反易而無一人悟者君顧獨憂臣乎臣實病亦一身爾如國何衛君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壯耄而不覺其形自蔽之患也請爲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子託疾以悟衛君美矣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三

衛君聞之卽有心目之喻亦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此之謂也

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絕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東西匿死生不相恤人諍庶其廉蓋聚諸輒謝去一日漁於海獲甲蟲曰鬻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庶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世汙有反目至死弗覲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廉之能悔抑又賢矣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楚境上關吏繫之尊盧沙曰慎毋繫我我來爲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寘

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
曰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
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
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于王亟言之王趣
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
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近道出晉郊聞晉
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
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
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
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卽命爲卿居
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
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爲王上計莫
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
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卽止君子
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然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
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卽止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
幸矣哉歷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
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宋有白冥子旗耕於渠蔭之野得石焉圓而哲肉且倍好上
有蒲穀文子旗熟視之曰質如截昉澤而有章其璧也哉乎
尹旁達廉而不覲其璧也哉無功而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
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渠蔭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
耕竊不自觉地愛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聞王將有事上
帝方明六玉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獻受璧薦

諸玉尹玉尹曰噲是珉也御還之子旗抱石歎曰吾聞有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衣雖華不鬻以補冠太河雖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爲珉不可乎楚邱丈人過而視之曰子旗其幸矣哉子旗怒曰何幸也曰卞和以玉獻尚遭別況爾薦珉者乎子旗終不悟君子曰士以真材銜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特一子旗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畱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始寘之又不聞有瑣瑤乎腹藏蠚飢則蠚出求食歸則瑣瑤飽否乃死蠚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瑤始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蟹鼠乎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三

與叩叩岨虛比爲叩叩岨虛齧甘草卽有難叩叩岨虛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蟹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妒饑則爭啄一俟其暝食毒草害之及下噏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驩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乎密須奮可謂善諷矣

猗于臯聞尾勺氏畜豹善捕獸以雙白璧易之且肆筵召所與遊者飲出豹於庭而誦其能於是治金爲繩繫之文羅曰割牲啖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宇下急解豹斃之豹視鼠若不

見猗于臯怒冒之他日又有鼠過焉猗于臯復縱之豹遇鼠如初猗于臯怒鞭之豹輒嗥猗于臯愈鞭之易以縲綆寘之牛羊棧中日舖以糲豹喪欲泣猗于臯之友安期子佗聞之謂曰吾聞巨闕雖利補履不如利錐錦綺雖麗供饋不如尺布文豹雖驚擒鼠不如狸狴子何愚也曷不用狸搦鼠而縱豹捕獸哉猗于臯說如其言未幾狸捕鼠且盡豹獲麀鹿麀鹿以歸無算者君子曰獸固善捕亦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違其才何耶

楚多鶉善格如膠弗之解大夫黎嗜之偶使韓遂挾以行左右言於韓君君說之令國中羅鶉與格皆不勝君以韓無鶉愧之無鈎大夫曰夫鶉海內所有也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與否在所擇焉爾今衣褐而班文鶉也翁鱗而尾佳鶉也刀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音

啄而劒距鶉也鶉則鶉矣求能格者幾何雖然此不足道也國中圓冠方屨堯行舜趨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能否在君不在物也君說擇善鶉與黎格卒大勝韓因此而得擇士之法君子曰古語有云羊質而虎皮見草悅見豺戰士解不類之然豈無真虎哉亦患人君不能用耳

楚師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毆弗毆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瑕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俘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日盛良綺縠而副玉珈者後宮千人旦謳莫酣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毅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

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
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
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
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雁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
也曰具區之澤白雁聚焉夜必擇棲恐人弋已也設雁奴環
巡之人至則鳴羣雁藉是以瞋澤人熟其故爇火照之雁奴
戛然鳴澤人遽沈其火羣雁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是者四
三羣雁以奴給已其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雁奴不敢鳴羣
雁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何不少
察之乎晉侯曰擊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
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
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五

有言詢于芻蕘況士乎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耶毋
不已也指所佩劔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
邱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北殷子且謂門者
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
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旣不諫
欲入何爲曰吾善爲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
召至子且鼓肱爲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
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甚故效之
曰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與是何
言與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焉敢非聖
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

謂其知不難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
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雞乎曰固
也曰君知如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羣臣無
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
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
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
也則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
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
其功此蓋子且雞喻之說也

十 余爲燕書四十篇蓋取鄭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
有秦漢風余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患以來神情銷
沮見於觚翰之中氣蕭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美
孟之似孫叔敖哉至正丁酉夏五月記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濂爲五經
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
文翁爲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爲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
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產
是宜汲汲孜孜欲追躅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
在乎選傳得良傳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
流教溢俗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
濂也不敏幼卽多病若藝黍稷與犖牽車牛遠服商賈之事
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適家藏古書數
千卷因取繙閱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耳

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
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
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
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況五
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讎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
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
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羈絆以從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
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爲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
威莫敢諫白又從而和之曰某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濂濂
縱不顧清議曲徇執事意而匍匐從之矜佩森如立竹執經
問難欲屏之耶則所職何事欲應之耶則環視其中枵然無
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古之通經者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七

非思騰簸口舌以聾警時俗實欲學爲忠孝而孝者又百行
之冠冕苟於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
耳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
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卽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
父年垂八十且莫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
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
況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
何爲欲強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也濂以輕浮淺躁之
資習懶成癖近益之以疏頑不耐修飭亂髮被肩累日不冠
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花之下轟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臥看
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
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

今日造此節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採觚沈思時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猫不使之近卽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爲狂易傳以爲笑儻章不能就擊磬遶室中行或使小蒼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邃房曲閣可下關牡未書半行狙伺猿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怨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平生樸慙視人世百爲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肝乃宿刀劒之慘或鬪爭紛不可解則暗敦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況啟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耶自料決不能與此輩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賣乎況兼目有短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天

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下止面無色澤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辱日甚酬答稍煩則肩髀頽墮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葑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願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嘗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驩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讎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褚師論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

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
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
出千金號諸岐山之陽岐山民疑之羅彩鵲售焉褚師持歸
誇諸人人皆笑之執事之所爲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婆爲東
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閱
之家多尊道德而淺功利據案談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
卽而獨此是強豈棄瑞鳳而愛彩鵲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
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僞眞况所謂難遇者耶
竊爲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爲意何讓乎
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傅其術爲少疎耳今之爲守牧者
不爲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
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完

答章秀才論詩書

魯故歷疏鄙衰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采擇焉儻矚之不
制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徇物疊疊隨
人作上下耶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
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
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敢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
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
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
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始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
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
之辭二子旣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

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三

子建越石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表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稔鮮於簡淡之中淵明

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奇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厯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于是爲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于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于輕俗王張過于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于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詭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厯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三

華輩則又駭乎不足議也宋初龔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煨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于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

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
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
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
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
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
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
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
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
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
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
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人言又
豈規規然必于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三

擬答呂相絕秦書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
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羣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
隕會齊人納惠公子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
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卽背之會晉薦饑來乞糶
于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機伐之穆公則曰其
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

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卽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餼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弱使公子繫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卻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卽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子鄢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繫鍵親帥師屯于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七

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太叔于闕城而獨受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于諸侯虞夏商周之允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爲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修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懼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卽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蔑棄我穆公以墨衰卽戎敗我于穀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于羣臣然猶願微靈于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衛

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薛我也將悉敝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修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邠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卽世晉人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蔑自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做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于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卽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卽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卻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交致我罪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七

徐刻八編

雷

寡人聞之困獸猶鬪况國乎君旣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唯命鍛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聽

補范少伯辭

越王書

與靈公薨景公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嘗從事斯語敢白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本南陽一布衣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而君王待之過禮寘諸羣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介狂士而土辱君王之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卽于國事無所建白設有不幸誓伏劔結纓以報稱萬一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實鑒臨之夫椒之役夫差分

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莽爲空棘君王以餘兵
五千保樓會稽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困亦甚矣夫差不道
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頓首請成夫差聽申胥讒毅然不
許君王恚甚至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臣時在左右憂
懼不知所爲亦屢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卽死者將有所圖
也幸賴先王之靈夫差悔過卷旆而旋君王旣反國臣亦得
效犬馬奔走與大夫栢稽爲質于吳夫差畏君王之歲不敢
久畱臣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以復讎爲事食
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衽不元內飭其政外事諸侯如是者
二十餘年始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
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于圍又敗
之于郊又敗之于津如是三戰三北遂圍之樓夫差姑胥之
山夫差使王孫賂肉袒膝行請成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勝之
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矚目大言以執之夫差懼太息
四顧引劍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
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爲伯常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
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辱爲已甚臣豈不知主憂則臣
勞主辱則臣死其不能卽死者爲此事也藉君王之威武三
三大夫之用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誅君王憐臣之愚
不賜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功
者去天之道也功成名遂身退明哲之事也持祿固位知進
而不知退危亡之道也昔晉大夫祈奚爲中軍尉請老而歸
身名俱全人以爲知分申侯有寵于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
其言之自聽無不可者卒致首領不保爲天下萬世笑何也

不能退也況臣起自布衣幸得侍衛左右何功于越而稱上將軍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若戀執寵榮而沈溺不返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意賜臣骸骨得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耕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唯君王留意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七

徐刻八編

美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八

演連珠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咸受詔作之其後
陸士衡演之司空徒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然其爲
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
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
轂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勿頸

蓋聞鷹鷂巢林鳥雀爲之不棲松柏在岡蒿艾爲之不植是
以君子居鄉儉壬草面正士立朝奸雄斂迹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眞志於恬泊者好爵不
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于木辭於陵之聘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一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
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鳧頸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
謀微必馴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罍蠶共出潛魚盡怖
霜鐘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廳興豐澤劍飛徠山東之冠履晉陽戈

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膈契精神合并柔陰不徙而大

功立戎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戕形龐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
大每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
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資地以成恆麗形於名岳向陽而集唯藉飲於醴泉物

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肯絕靈於朽壤
九苞彩鳳笑嚇鼠之烏鳶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苟譬諸
物若契以符是以臍析一停摩牛卽仆中夷旣涸鱗刀成枯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
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妄弣
而暗投曷若藏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纔升於上元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振於后土則魑
魅潛驚何則大明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遙昭天聲是以
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叔之亂姬巨東征

蓋聞殷商久早有備而無虞鄭國屢苗知警而弗復是以陽
德載乎氣化元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入編 二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藏敝帚重若千金何權度之遽
失斯沈痼之已深是以自珍而蔑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虛而
徇禮者可化於百王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頗類俳優哀
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效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
三緘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義由
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
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勵

蓋聞翔蠅飽優溷之腴如甘芳餌艾豸處汙蟻之窟若寢文
茵緣局氣而不變迺反物而獨稱是以錮於陋習苦良易置
同乎衰世妍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挾智自私者恆患賢之壓已以其量之隘宏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秦華之岡一蹄之泔難媿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啟聖龍圖出河生卦爻之參錯見陰陽之邊摩宏參元化丕叶太和是以桔於讖緯者誣絺繡於輕縞拘於術數者量瀛海以元蠶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攬厥識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燐西戎羊角土種之以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隨埴以索塗咸履築而蹈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廉恥藉是以修明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三

蓋聞有感斯應無聞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蓋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圖是以尺薪不能溫饌水寸冰不足寒庖廚

蓋聞哲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揆其所當是以文繡雖華犬冒之而棄去毛嬙雖美魚見之而深藏

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譽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鷄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致亨若反是道將毀於成是以泗濱之梓不能以爲籥雲夢之竹不足以爲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爲臣者不以怨棄義是以解
狐之引伯柳上黨則安舅犯之舉子羔西河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旣爽中和則流隱靡是以由首之
山會雪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於遂欲如染錫飴之鼎澁於從
善如蹈刀鋸之甯是以善妬者弗服秦寶之木善淫者不厭
大倉之令

蓋聞元黃載析品象攸凝兆人文以宣其用又粒食以遂其
生是以魚游翠媯而錄圖至天雨嘉粟而帝農耕

蓋聞天兆旣朕神符有尚叶二儀之網緼舍三辰之融盜有
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回斯力乃衍是以魚升龍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四

門難於拾級車上大行難於薄險

蓋聞是非易軌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齊女雖
黷反以醜聞秦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橐籥順
虛而鼓動闕鍵乘時而啟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歌而怨夫哭
物化有定秦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誦或弗信是以道
不濟而戎夷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

蓋聞形采未彰者竟忘其窳陋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是
以鬻飭自矜臨淄水始知其醜威稜素斂破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帶恆而習變終背易而由艱是
故寒者不貪雙璧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馭是以帝堯卽
政景星出翼成湯臨寓飛煌挾馭

蓋聞惟皇建極爲世彝制變鹿豕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魚
籠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
天地者心有經而脣有緯

蓋聞民旣大安則樂世如砥策能戢亂則日牛無全是以勺
酒鬱搖勢在克殷之後甲兵未動勝居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孚如驗千里之遠應在片言之是非是
以史佚正辭以實桐葉之戲晏子佯對而發海棗之疑

蓋聞葆熙石竇任運陵局左闔右開以攬二儀之祕仰觀俯
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廢安於否泰動靜視乎屯亨是以

虞舜大聖猶禮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伯成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五

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后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旦之下賢是
以庶績用乂靈貺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必仆自賢而愚
人者身必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魄參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沖漠是
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崇庠別方鴻瑣殊器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蝦蟹之
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鵠之志

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以奉中
黃是以下綏定於黎庶上變和於陰陽故沖默之德蟠乎無

際淵微之應章乎無疆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葦好人依之而建德是
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蓋聞擇食者在驗其醇窳觀人者在察其良莠是以烏喙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儉邪雖可任事用之則國亡蓋聞昭懸景於天則彙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柔隱自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穢祥飈鼓籟元雲掩旆於澗阿肯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遁者甘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蓋聞至道元妙非氣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兔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協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彙

寓言 五首

齊桓公因過葵邱葵邱人掘地得鐵劔以上厄於土蝕甚桓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六

公力者之命左右礪以密砥沃以鳥膏雖日切剗下上而鱗然若痲痲者猶故也持以示隰朋隰朋曰是謂太白之精西方之英北斗上布中炯外空不用則已用不畱行是蓋諸侯之神物也復示開方開方曰隰朋之言良是昔我太公嘗得寶劔於渭之陽名曰龍光命太史占之其繇有曰金以至剛象以武功大啟爾封東海之邦歷年八百乃終迄今卒受國於齊君之所獲與太公無異是殆天欲昌齊伯業乎昌之必自葵邱始管夷吾不言而出桓公召而問曰寡人得寶劔左右皆吾譽子獨無一言何也夷吾曰君闇而臣佞臣尙何言桓公曰何故夷吾曰君勢隆則諂諛日至諂諛日至則危亡之道也彼隰朋開方者豈不知三尺枯鐵冶鍛之家皆有之今敢面欺於君是君有重勢以臨之也古之賢王好善而忘

勢者果何爲哉桓公足地曰微汝言寡人不及此勢之所至可畏哉

晉景朝出見飯牛者且行且歌意軒軒若自得命韓厥呼而問之女衣纓至爵會無袞繡之華出牧於野會無文軒之載女果何樂而行歌若是也飯牛者曰此吾所以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顧袞繡之榮適以囚吾身文軒之美適以械吾體故絕去而弗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人過百齡其速若一日耳舞而婆娑行而浩歌寤而褰褰寐而魚魚以此優游卒歲不亦安乎生殺之柄弗累於手安危之機弗繫於心朝夕所慮者牛之飢得青芻一束則吾事濟矣不亦足乎既安且足其視列車千乘積粟萬鍾皆外物也泊然與化俱冥矣不亦達乎有此三者而欲持以易彼非惑歟韓厥曰女自謀則善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入編 七

矣如蒼生何飯牛者不答笑去

衛人有齊邱生者年五十生一子愛之食寢非子在側弗安弗飽偶渡河溺死齊邱像其貌而哭甚哀其友子人丙曉之曰魯人有愛後狻者後狻產微而中國不可得乃使人貌之而日視之終不得一見之爾之所哀得無類是乎齊邱聞之愈悲子人丙之兄罵曰爾惡識死生之變哉宜乎不爾聽而愈悲也乃走告齊邱曰太虛之門氣有屈信生生死死一耳爾容何力哉古之達人委之順之由之全之不逆命不沮化不祈內福不辟外禍不知天之爲人人之爲天也且爾之死生亦縱浪大化中未知津涯尙何暇恤爾之子哉齊邱收泣謝曰喻之矣

商於子家貧無犢以耕乃牽一大豕駕之而東大豕不肯就

輒既就復解終日不能破一畦 甯毋先生過而尤之曰子過矣耕當以牛以其力之鉅能起塊也蹄之堅能陷淖也豕縱大安能耕耶商於子怒而弗應 甯毋先生曰詩不云乎乃造其曹執豕於牢言將以爲殺今子以之代耕不幾顛之倒之乎吾憫而詔子子乃反怒而弗答何也商於子曰子以子顛之倒之子亦以子倒之顛之吾豈不知服田必以牛亦猶牧吾民者必以賢不以牛雖不得田其害小不以賢則天下受禍其害大子何不以尤我者尤牧民者耶甯毋先生顧謂弟子曰是蓋有激者也

雍邱有北宮殖操舟捕魚鱉自給夜宿河濱忽獲夜光之珠明照百步外雍邱之人以北宮殖得奇寶也爭刺羊豕往賀之曰自若居雍邱出則操舟入則舍舟其衣罔罔爾其食扈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六

徐刻八編

八

扈爾宋人之窶者未有過於若也若令一旦得奇寶奇寶者世之所珍何欲不饜哉宋大夫聞之亦往賀曰宋君欲求照乘之珠十枚既有其九環宋國之疆而詔之無有應者不意若得之河濱也若當襲以阿錫諸以寶械吾挈若西獻之貴與富弗須口也北宮殖將行其父始還自秦北宮殖具以告其父哭曰子居雍邱十世矣安於一舟今以是珠獻必致貴富貴富則驕驕則暴暴則亂亂則危危則大壞而後已求如今日操舟尚可得耶吾安用是爲也吾安用是爲也碎之

蘿山雜言

二十首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 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然若虛

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克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蕪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入編

九

質視經乎

綿綿夢夢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於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尙有不能而

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鳩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裁劍厚味腊

壽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

以文徽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有爭唯
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

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美惡輕
莖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

天無言而生殺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
與天合德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入編

十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乎不縮
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
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
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
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
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
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

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
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爲於
天下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
重熙至於孝平皇帝藐在幼冲委制新都侯莽久秉國鈞遂
致潛萌異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怒切骨至有枕戈待旦
而弗寐者義旗始豎持劔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
安衆共誅莽天地爲之開明日月爲之宣昭神祇爲之鬱舒
爾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
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爲帝狗
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十八

徐刻八編

七

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之盛輝赫震蕩如
雷如霆嬰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
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
功漢法具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舉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
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
竹帛者亦夫人也會謂爾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勸之而已其
有不知逆順之辨甘爲賊寇敢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薶而擒
孺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昧思之新莽篡立已
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鬻
分王郎以新集之衆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
敵乎漢德在人心者未泯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
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開破昆陽之圍斬司徒

之首披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掃若神
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覩此無他天命所在有不可
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
擊之況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上察
天命下度人心尙轉相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他日祀漢配
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廣薛季景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元暉中臺
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舉兵討武氏
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陽長史薛季景乘閒言
於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奸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
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景無一言以爲賀者侍郎亦知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七

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景曰僕亦謂侍郎不知也侍郎若
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請披肝瀝膽爲侍
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
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充於東都戮建德於河朔剪黑闥於山
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晝不得息夜不得寐蟻蝨
生於鎧冑之間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爲
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黜奪帝
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石諸宗室朝明堂恣行
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草唐號爲周易服色置社稷立宗
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
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也侍郎豎義旗以復
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圖譬捨豺狼而問狐狸何以

厭服天下人心僕竊爲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
卿士執武后獻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
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
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留意乎
柬之曰吾業與元暉等謀亦嘗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天柄
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
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
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羹粉矣李
景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
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
萬山東豪傑皆蒸麥爲糧插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時天
下尙憤惋如此況今日乎侍郎朝元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
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狐兔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
侍郎卽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鉤鉤吾舌懸於長
安城上以爲亂言者之戒柬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
遠乎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爲弗是耶季臬
曰武后之罪浮於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呂爲
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土未絕唐祚
使侍郎得竭忠其聞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卮酒滴
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尙欲同之乎柬之曰武后母也今天
子子也以子罪母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臬曰傳有
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聵聵神器
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
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爲國家討賊宜從先

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柬之曰吾爲唐家老臣卽旦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於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識也季景見柬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柬之曰此事姑寘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骨況三思又得幸於上儻自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尙不知動念乎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無相能爲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景退彈指歎曰唉吾以柬之爲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爲司空五月賜柬之等王爵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遠州司馬未幾皆爲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十四

思所殺如季景言

顏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敵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爲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

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爲人臣而與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晉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尙欸欸以尊周爲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倚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逸以黃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藉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於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日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

虎狼之威志在邱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其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蹙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爲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殺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噉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也率竊爲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討暴虐鼎遷於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耶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六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

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爲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爲君之計莫若告於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於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爲不穀肫肫然喻之寡人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觶自罰復告於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卽日罷兵西還

爲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旣不能然後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誑齊率眞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爲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六

徐刻入編

十六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元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又過遇龍橋井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水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巖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剞者山多猴游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泉西流匯爲小窪瑩澈泓澂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

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
碧色山盡崖虺奔遶後先矚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
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
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
上曰西潭流水傾洙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
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毳毳滴下歲旱鄉民
禱龍於此遇禱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
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
中勝致難得其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
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峯峭拔上有石
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孟峯或曰肖東甌鴈
蕩又名鴈蕩峯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屹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七

然人立者名玉女峯斬斲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
星聯肺腑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約
橋趨三學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
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
倒擊崖窟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
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輓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壑中
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
知昏曉歲旱投龍者蓋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派潭之源
登響鐵嶺度紫閭山村人多舍篁葺閒有平泉數百畝可耕
穡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瑟瑟鳴越十步
至第一潭潭如井眈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
步至第二潭圓如鑄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

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右懸藤墜下
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繩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
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恆以幽悄爲病第
四潭感不敢往或以綯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
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表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
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或
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卽東潭因
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
是哉

刪古嶽瀆經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水鳴五伯擁川天老
肅兵雄干持旄龍鴻勅軒闕不能與禹乃震怒召集百靈蒐

宋文意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十八

命夔龍桐柏于君稽首請命罔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機槍
乃糜鴻蒙乃囚章商乃繫兜盧皇威載揚犁婁卒劉勢不敢
爭彼無支祈力踰九象叶厥形肖蟻自有電光量淮度江辦
捷從衡授之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遂減授之庚
辰庚辰扼其亢絡以鐵繩誓如犬羊繫諸淮陰龜山之旁木
彪水精洞妖石祥奔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旣平
民用靖險直達外方至於陪尾無壅弗通率惟厥常以昭於
無疆

無疆

大梁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十八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君探
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未醇竊意
卽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集古鼎文寫之
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深於古學者也鑄麻器與方乳曲

文大兩爭妍其自知不可哉

志釋寄胡徵君仲甲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摧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編襦土芝糲食動趾踉蹌發辭譏吃忽挾紉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蟻矇時幻歲遷電滅烏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奮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服矢報弓仰落雙雕俯搯長熊毛血旁灑塵空四封入據邃館庭實惟供鬻尊旁午豆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十八 徐刻八編 十九

俎衡從肉腴舍春耐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屬輔奇牙瓊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熠熠孰潛其爝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姁嫺衛霍擁輪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寵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慍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卑南陽之耕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

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
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
邦他若滄瀾蕩淨青瀚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湯其間怪
僻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叶昂宿寶符之貴元龜青
鯉之章金匱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
走將簡徒御戒機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博桑豁氛埃於人
取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邱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
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
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
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
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採椽
不斲型簋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徐刻八編 二

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爲經制
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爲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
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執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
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
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入政之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
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爲罔越憲制若是喧
應泣茲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
應龍天飛也彘彘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
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
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
學曰載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
巧勢形其目臚列繙繙續續九宮入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

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尙精動合神機胄鎧羅
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鷺冥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衡
大槽驪耳長受雲火萬炬禪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
察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越鳥蛇翼驪
正正奇奇魏魏堂堂赫赫旄旆稜稜瑣瑣以守則固以擊則
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淄或陷堅於
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
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
又焉用爾爲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
瀾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醫玉柱丹砂騎鳴
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赭衣服閭女丸素書赤
斧碧雞朱瑱痕脫元俗質虛心存冲寥跡入俛奇五性旣絕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八

徐刻八編

二十一

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
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韞
服太極之麟芝又火不熟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
臥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爲也當
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鎔解
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
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
遺文或僞或眞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埋後出者存何
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噴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
魚魯或殘汲冢一啟蠹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於古緯
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闕其文僭辭竊義龔俗
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攤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

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
原英弗冢名性氣體何圖指侷殊而重孽迭儼觸類而言何
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龐鴻掠其纖微懸空
明之金鑑俛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龔近
之然滯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閒亦奚益哉文學
曰孟軻氏歿世乏眞儒師萌庶俛奚歸孰廓我矇孰砭
我愚羣言孔多契眞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具區欲絡盲象以
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噫一何寥乎九聖之神
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資施盈
室何有芳蓀繁星爛霄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慄慄乎
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
黑棄其瓚槃寶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劓宿穢以剗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二十二

未習駕舂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檝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
之可涉夙興夜寐惶惶業稟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
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
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眞儒不生世陰陰兮墮墮
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元離濁氛兮攀
淵追鸞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
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述元

爲張道士作

天地之閒有元元之道焉塞八區幸六幕茫乎大化莫見其
迹窈冥忽荒之中而有神以爲之樞其神何如洞乎無象漠
乎無形瞻之弗覩聆之弗聞履水弗寒炙日弗溫故巍然高
而不知其際窅然深而不知其止恢然大而不見其外貌然

細而不見其內其施之於用也能覆能載能陰能陽能靜能動能柔能剛能上能下能圓能方能舒能慘能翕能張毛者亦以之而趨羽者亦以之而翔甲者亦以之而出鱗者亦以之而行凡有血氣者莫不藉是以存所謂不依形而立不待力而強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也故古之聖人能養而全之守一處和若蟄龜然一故弗雜和故弗戾久而行之其道乃至蓋懼其搖而散也乃嗇其精恐其勞而汨也乃定其神慮其躁而失常也乃寧其氣而弗撓精與氣合其神則凝然後駕太清以爲輿指溟滓以爲蓋倚日月以爲輪運六氣以爲轆化莽蒼以爲馬直遠游乎無窮之門雖鬼神不能測其機而況於人乎人皆有之而不能之者則眼之精疲於五色耳之精沒於五聲鼻口之精散於臭味四肢之精削於運用精既散矣氣隨竭矣神雖弗離將安傅之矣卒俛首就斃如暮光之趁火其亦可悲也歟嗚呼混淪在上者謂之天磅礪在下者謂之地中立兩閒者謂之人天地不死而人皆死者何也不知有元元之道故也因本黃老氏餘論作述元

論

琴論

卷三十一

徐刻入編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徐刻入編

三十一

客有爲予言楚越之交極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爲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冷冷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也一曰適通都大邑見負篋來者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耶反側視之良久又曰是不類嶽首而越底者耶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閒復曰是又不類鏗鏗冷冷之可聽者耶遂力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早夜不輟自以

爲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徧過焉聞其聲輒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民聞之蹙頰曰子給我矣子給我矣澹乎若大羹元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乎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閒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爲筑吾筑之爲琴也請終樂之嗟夫琴之爲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謾指鄉愿爲君子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尙何怪乎感斯言作琴論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攀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入編

二十四

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其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

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
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册呻吟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
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
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弼盛
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彝尙未臣
順閒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
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爲
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
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劔伐之則
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
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
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八 徐刻八編 二五五

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
一雌雄劔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
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
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
雙劔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
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
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
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功萬里
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玉屋山爲道
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元
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閒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

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元疑子

元疑子密人往來吳越閒人問姓名不答迫之以指就案畫

元疑二字人因稱之曰元疑子云初疑年十三時牧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授藥一丸赤如火吞之卽棄猪隨道士去涉瞿塘上灘瀨入青城山坐白龍洞中洞前大雲高三四尺疑居之若溫時下山敲水濯足澗中戲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凰鳴道士聞之笑曰孺子之騷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山採藥疑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卽食不過黃精石芝嘗斲芝鬼城下有白虎向南行疑往執其尾躍上虎脊趨一里所舍去反白月射洞底秋風四鳴因思故鄉菊花酒且熟遂還密人見疑眼有碧鱗意其已仙而疑弗是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三十一

也人見疑者輒贈詩運筆如風字或類書鬼篆不可識俄道士復至與飲琅瑯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士眉長八九寸雙目深髯怒張如戟人疑爲古仙人云 爲說者曰齊地自古多方士爭言有禁方能神仙而少翁變大尤善惑雖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疑固齊產也豈其山川之靈有以致之歟嗚呼使上之人有好疑者其不少翁藥大也寡矣先王之世以左道惑衆者必拘殺於司寇必有旨哉 必有旨哉

書客言二首

天台李某遇盜官爲購捕之有力蠶工出簪珥粥諸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私於下東隣女得之官逮女問狀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毋佯懼爲也爾左乳有瘢可驗官覆之信然女

志自劉死死三月始得真盜初女童子時常用工雜髮故知
女傭工怨女嫁時不償其勞陷之
黃巖少年嘗游於博徒一日飲市上市人攜虛篋與博不勝
馳而去少年慙其給已躡至大澤中杖之仆地有一翁挾子
過焉意其病厥也扶還其家未至而氣絕市人家縛翁父子
入官子哀慟不伏翁謂子曰兒毋用苦吾老矣自度在世無
幾願易兒也子聞之輒自陳殺市人狀甚悉官用縱翁歸翁
念兒寃也自經死
爲說者曰漢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嗚呼今之從政者
其釋之也哉

書白衢州

三衢沈君持正來爲烏傷文學掾子謁之持正盛稱其守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二十七

侯之賢子問之曰侯定科繇如何曰衢爲州雖據東浙上游
厥田惟下下入賦以斛計僅三萬三千有餘豪有力者兼并
且善避役役多在貧人侯察其奸令民自實田以田定賦一
州服其平侯律已何如曰侯清約甚飲衢水外一物不煩衢
民每旦徒行入府署野夫不識與爭道不問廷有鬪民立爲
疏直枉皆免冠叩頭謝長子自沔陽來越旬卽遣歸唯一童
給侍朝夕未幾亦遣侯馭吏若隸何如曰吏抱案立左右唯
侯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隸人數不逾九凡冒隸名巡聚
落以病人者悉罷去去年春藩府以善治聞天子嘉之遣使
賜束帛衢人咸爲侯榮子問已顧謂二三子曰此南陽白景
亮明甫也明甫自征東行省譯曹掾起家四轉而來爲是州
甚有惠政昔子聞蘭溪吳德基言若此今持正又盛稱其賢

故子屢問之持正言與德基同則白侯之賢信已使牧郡國者皆得如侯則下民之瘼庶幾其有瘳乎

五氣大有寶書

陵梵騫辰五氣大有寶書爲句曲外史陳太虛作太虛性好道合丹鶴臺澗中聞余嘗究大洞眞諸部書求發其祕予因攬精塞華爲辭五章托於中黃靈君序以告焉然而語各有微意皆有寓太虛慎覽之則元元之道畢矣序曰

元元浩劫龍漢開天中黃靈君三景之尊運動玉樞道合大始神化元幽莫知其幾據白峴坐敷演妙音陵梵騫辰分合五氣五炁鬱勃凝爲天章九始東炁龍文流元瑤華洞陽王都迴先太黃開清二象淵通空清淨霽上炁五衝三微南炁神文委精堂曜煥戶觀明啟庭入都錄圖十澤應徵上下蒼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八

徐刻八編

二十六

冀神駕肅征七華西炁策文命基象極載御璇房薦釐天元危宮六天上書寒靈之府日闔以舒五威北炁皇文馭剛孝芒宸居梵度翁重鬱陰絕密明都皓良泉曲霄臺煜煜吐陽一元中炁玉文養和上無宛黎下爽龍阿虛皇元老於此嘯歌神母亭毒萬有乃多青赤白黑從橫糾錯黃氣聞中八角布耀景靈散煥潛運勃英堪輿停輪日月避舍郁紛紛羅光偏璇極元陽玉匱九靈元篇大有寶書實垂玉簡飛元上仙惟耀魄寶或靈威仰或赤燁怒或白招矩或協光紀或含樞紐晝夜動行游神黃寧朱熾下藏冥元上升凝台妙眞浴於太神與道爲祖周流入津羅明皇眞濛翳大神龍變巴元劫初之神元康和暢出入七門神風流烟歸於無明無方無象無景無聲無兆無朕無幽無明廓落單鬱皇明流冷大微扈

衛紫垣堯英可以度世可以延齡可以闕邪可以辟兵藏之
金室龍鬼守扃勿授下士以襲我天經焉

東方延藍渺鬱康彌浮皇洞眞青炁九始龍文

太清混微天一芽至神旁魄飛九遐靈腴上浮三素遮神霄
赤明生玉葩陽林襄開洞眞過紫充藏胞暈幽霞帝眞導肥
上範和翠元交生象胚華輪化無方止不衰生生不卹年劫

多

南方帝溍禪育郁羅乾那洞神赤炁三微神文

大明開景標朱陵大化塊坳物以神星馬在皂鵝吻伸絳泉
上捲華池津梵英公子司炎垠華闕陽堂風火輪自然元照
符明眞繁想刊落曜中根遙翰輕迅上天闢赤混寶灌資精

元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入編 二十九

西方顯凝飛元雍觀龍炎洞精白炁七華策文

太素皇梵揚金晶白藏御序肅五丘空洞浮寥元極并散華
潛收哺飛明紫陽瓊契割辰衡璇關起爽歸元嬰嘉穉還結
眞一庭泰元左右棲八靈昏昏默默中有精須延勿使靈鬼

偵

北方爽朗兜術大演瀟圖洞明黑炁五威皇文

太眞浩阿君四濛清冷使者都大宮王靈元胃四日彤纏以
長蛇澁欲封寒庭幽閨壓羅艷雙館陰閉關元通駕爽迴翳
神自雄浮游反命蘊沖容離羅來居百霧從出入三際應無

窮

中央阿奕流華曜駕迴歛洞靈黃炁一元王文

黃房淵元圍中規懸空特立無東西虛元煥落舍浮黎中扃

束紐北極齊神燿勞射嬰素蛻太乙流珠混若鸞黃寧練胎
元命稽陰陽大分和天倪鬼戶闖入日嘯啼至士聞道當勿
迷

蔗菴述夢文

代東陽胡先生作

龍集壬申瑤光西指火烏戟羽鬱華罷御明河垂兮近人秋
影高兮在樹時有東白仙人弄丸餘暇下蘭庭登雲榭遡涼
風嚳芳壑望太濛兮何極發雅歌於清夜歌曰絳節兮自肪
神津布兮流漿隔秋水兮渺予懷招美人兮翠瓔房歌已就
寢遙天未曉白閒吐影霓屏微妥襲瓊露之方溥謝缸花之
半墮何蟬蛻於泥丸兮憑風馬而遐游隨明月於華胥兮羌
孰蝶而孰周指帝清之廓落兮俯銀漢於下流習弭節於山
椒兮神怳怳而莫予雷則有洞靈之館眞游之府四玦薦芬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三

五芝浮礎彩入綺疏丹開曼宇壁借堊兮流霜程方潤兮靈
雨圍八角之流蘇障九翎之葆羽中有室之嚴密兮蔚元蔭
之紛糝積浩翠於青空疑或有而或無禽藏文於五苞樹潛
鳧於三珠錫芳題於蔗菴懸粉榜之舒舒彼瀛洲之神人聚
元冠與縞衣施長警兮疑藍挾雙佩兮瓊琚勢續繡其並袂
持白雲以贈予指殊庭以相告謂君子之攸居言訖而遊剛
籟遡舉虛灑中肌神爽開寤耿銀燈之猶青見蟾華之在戶
欲重往以覓之兮杳不知其所止苟遽舍以爲幻兮又予目
之所覩心狐疑以至旦兮竟不識爲何祥也爰有事於玉靈
兮乃占繇之所彰也稽嘉植之孔芳兮毓火精於南離絕玉
文之瓶棗蹴紺澤之冰圭泰尊初泛霜肥漢液寶刀新割豔
動吳腴漱華池之香涎流丹鬻之甘滋潰文園之渴城沃虎

頭之痴脾樹明德以及物兮將元應以勸之安晚節於穆貞
兮若茹醴而含飴於是嘉名立曲房闢縹帙敷青氈列麟室
曉移洛塵春寂但同符於昔夢任仙凡之迴隔苟心目之若
存卽異境之超絕何實何虛非存非滅聆簷馬之夜語恍若
卿之下謁宜收視於三庭生皓英於神白吹鳳笙兮歸來風
儻兮將夕擲萬彙於一勾兮會何聞乎今昔毛衣化而鶴
獭兮整蕉迷而鹿失世何往而非夢兮笑倚琴而秋泣雖不
變者之長存兮恨飛鴻之遺跡辭曰

碧藍無塵夜向闌仙子持節來婀娜靈泉濯翠色可餐冷光
迫人粟花漫何以錫之紫琅玕琅玕有節不能屈食之素瀼
甘如蜜仙人之壽同金石只此長生便有期却勝人參五葉
齊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八

徐刻八編

三十一

詰皓華文

龍門生閒居累日弗憚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頗聞道家
之言肺神皓華者實主憂因假爲問對作詰皓華文文曰

上章困敦在旦之月火雲不移積氣熾熱時龍門生黯慘弗
悅顏面腫噲情神鬱勃顙文九折麤梁雙闕首不暇冠足何
能襪其友亡羊先生哀之謂匡山君曰龍門生病矣爲妖所
嬖矣其中枵枵神喪守矣匡山君曰花妖媚武圍祟惑赤仇
鐸投纆苟伯赴溺移昭入幽倒白作黑不遑其逐卒靄靈臆
龍門生之所罹殆此病也耶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自外入
有隙斯窺此自內出無罅可遏昔者元靈錫眞黃苞承鈞僂
僂者人分爲五神守靈威明龍烟育嬰或喜而眉揚或怒而
色赭或恐而湮淪或思而纏縈各隸攸司別域異局中有皓

華其字虛成西方之英白虎之精於時爲秋擎斂華榮於音
爲商肅殺之聲於行爲金厥德維刑於藏爲肺百憂所城祭
之無迹迫之不驚歛爾水集忽焉雲凝眊燥黥昧呶訾坳坳
久而弗草或爽厥貞余嘗遇河上丈人於龍都之山九陽之
庭授我以帝青之錄示我以赤水之經劾召五鬼麾斥三靈
動爲山合怒爲霆崩卽將召皓華而訊之不亦可乎匡山君
曰子計誠良矣亡羊先生乃伏七星之劍曳三辰之旌灌酒
於茅炳管上升禹步成罡拔髮爲兵左叱右顧潛聽於冥涉
炊五斗黍頃迴颺怒旋冷氣四興幻陽變陰弄晦閃明勃律
嬖卒如見其形有嫵一夫素裳影纓衛以刀戟載以輜輶跟
踞而前啀謂亡羊先生曰我皓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程
曷召我爲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疾爾奈何崇之吾之召爾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八

徐刻八編

三十二

非苟然也雷形兩閒爲生幾何擊石火起流陽電過俄頃歇
滅不樂則那既有良朋相與嘯歌上下角逐西東良摩筵陳
笙磬尊列象犧酣嬉淋漓屢舞倅倅雞蟲得失鷓鳳多少彘
而不辨追恤其他就不志舒孰不顏醜孰不嚙遂孰不婆娑
爾何使龍門生感感恂恂媿媿娵娵委榻弗振如蝕沈疴爾
當攄情以對其辭若直吾將爾爲式辭或不能良我劍有鉞
皓華聞已頰然怒曰夫子藝周載籍心統人天在古無上在
今無前電生自底雷捲舌閒雄章絃議彈壓神姦夫子宜先
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耶惟昔尼父任道爲宗上畏天命下
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曰自佚以疾厥躬子幸我聽
請竭始終民吾同類緩之匪易遑遑齊魯棲棲宋衛樹伐蒲
圍絕糧不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避欲與東周拯我民瘁是謂

世憂夜夜罔替天下爲公道紀攸繫魚爛已成河決安治傷
麟曷來歎鳳不至舍瑟長吁反袂拭涕述爲彝經表我王制
是謂道憂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宜爲二者深憂乃欲
自樂耶況今六合雄吞才縱戟橫千里蕭條土絕播耕屍骸
如山悲風往還鳥鳶見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爲之長慟且欲
開口笑樂亦何惑乎亡羊先生輒然笑曰爾望吾以聖人之
事我病未能若謂生民蓮克則有肉食者存吾亦何知焉古
今一馬天地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滓無末放落無始
神光下燭人羸將殒內已若忘外憂自止我額弗蹙我齒長
啟我神孔寧於胥樂只爾固欲反之將有說耶抑罔我也皓
華曰大道陵夷始有聃周放言如雲彌布八邱蛟龍騰驤搏
之無由狎聖侮賢漫漶弗收欲齊夫物強名弗憂夫子取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八 徐刻八編 三三

人將見尤且吾聞之王公弗憂四國不治侯伯弗憂庶政用
墮子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憂菑害是懼是憂者葺善
之原衆德之基修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棄諸粵自古初有天皇焉軒
運日月輶轄坤乾司執神機主宰帝權懼民多欲志因物遷
特遣天老命厠五官蹈揚金德專主憂患以助人極以拓化
原夫子辱我以崇並觀如此尚有識耶亡羊先生曰爾言固
善古之聖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遯世無悶者
矣若是彼皆非歟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可以
求劍尙矣事雖有常易貴變通苟執於一子莫之中憂樂有
異時勢不同使古聖賢生於當今其有隱憂又將何如也言
旣畢化爲白氣其長如虹昏昏蒙蒙歸於太空亡羊先生退

謂匡山君曰皓華之辭良直吾敢不敬承以爲式於是攢眉
入室睫淚欲滴撫物傷懷終宵太息讀宋徽宗本紀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有爲聞
於天下於是敘復正人宏開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復祖宗
之舊會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姦回托國闔豎鼎軸非據節
鉞妄加狐狸嗥於闕庭鬼蜮潛於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
之碑倡言紹述擠陷忠良虐燄炎炎炙手可熱百僚側足四
國寒心羣兇方爲得志力陳豐豫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
用魏漢律而鑄九鼎文飾太平詐言符瑞入寶誕受元圭肇
錫金芝出於蟾脊祥麟毓於牛腹由是侈心寢生邪欲轉熾
大興土木之役創蓮花石之綱艮岳排空絳霄凌漢殫極工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徐刻八編 三十四

藝之巧鉤致珍怪之物君臣酣飲上下荒淫俾晝作夜以亂
爲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兼之妖人乘釁蠱惑帝
聰天神降於坤寧璇宮遍於寰宇元科祕錄方崇醮祠之儀
太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斃令乖民生塗炭將驕卒
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聞雖有奏而弗鑒皇天震怒災異
荐臻白青見於禁籞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冒於都城妖狐升
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釁滅天祚而亡兄弟之國結女眞
而進虎狼之寇卒啟狡謀遂成反噬張穀之降始受粘罕之
師已出旌旗蔽空戈戟滿野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
蹂踐我檀薊侵軼我代朔攻擣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
割方急六賊之誅已緩勢至於此亦可醜矣及夫金兵再出
力遂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闈淪辱宗室剪夷哭聲震

天赤血滿地翠華比符遠臻豈非之區父老見思徒洒山東之淚當是時也雖欲噬臍悔將何及自非義士集勤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靈幾不血食矣不亦悲哉嗟夫成湯務德帝命式於九圍約爲不道身死周人之手其所感應捷於桴鼓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奈何窮奢極侈而毒痛四海百萬生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爲萬世笑非不幸也宜也傳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計則失之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序俞神君靈蹟

神君姓俞氏不知其名與州里所居相傳唐末時來勾吳主上林里吳姬家以播發粥笄珥爲事出言隱顯不常頗類神鬼語或張蓋行赤日中必雨否則雨雖甚必霽近楓橋十里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八徐刻八編三五

所有溪善溢咫尺若千里涉者告病神君釋芒躡擲之後遂涸性喜蓼柳憤閒手植園蔬一夕亦盡化爲柳人異之呼爲柳仙人云閱三載忽謂姬曰吾乃柳星之精被謫來人間期滿當逝卽逝毋棺我合二甕瘞之山陬他日廟食勿用犧牲爲薦吾將利爾後人也姬從其言瘞畢土人畚山火悞延其家時方長夏俄有積雪數寸覆之人益驚異相呼作新廟凡水旱及螟螣害稼厲鬼爲凶苗咸奔走神君熙寧中郡守以事謁廟下舉觴奠酒且再拜及興觴已竭復勺中分而亡其半餘酒若墻峙弗傾宣和間方臘作亂聲搖浙東西惡少年欲嘯衆從之神君降於巫曰上帝檄吾帥九天神兵破賊此曹宜速改弗改必令作齏粉未幾人自衢來言賊聞瀟瀟風水聲疑有鐵騎百萬自天而下咸棄戟遁官軍遂平之紹興

